

【杂文选刊】选编

我的中国胆

黄一龙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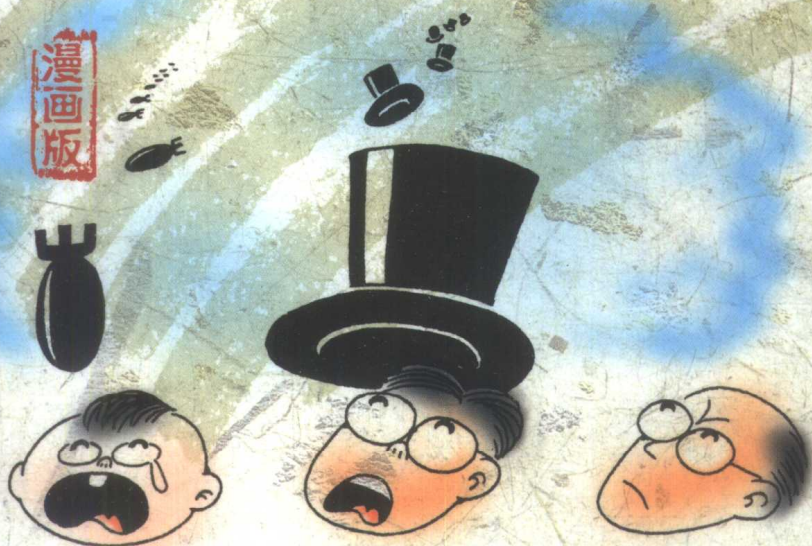
杂文家是社会的疼痛神经，
他的职责就是感受疼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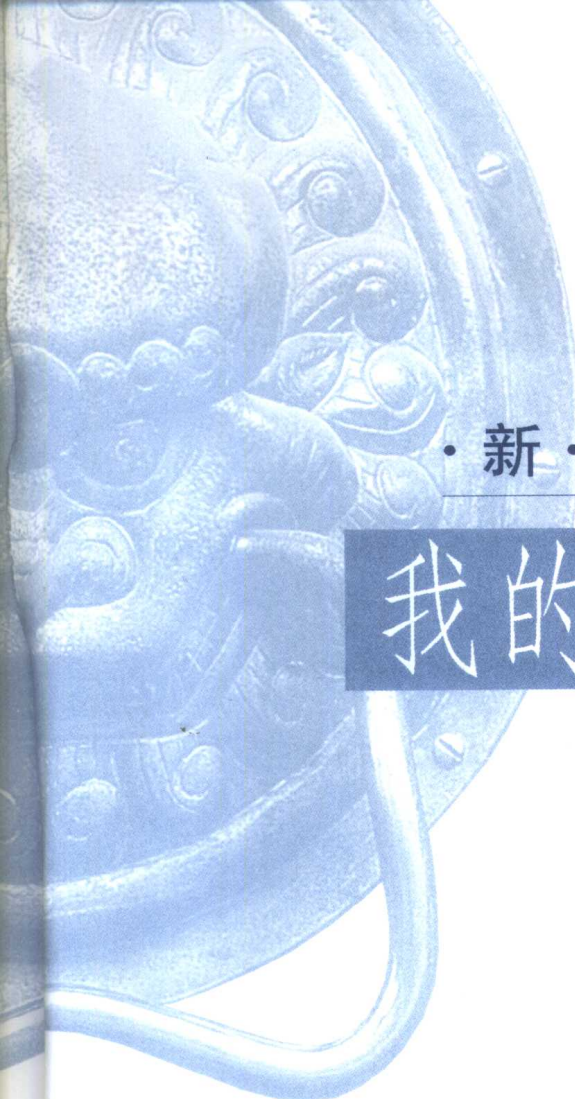
主编 刘成信 李君
绘画 周喜悦

漫画版

长春出版社

· 新 · 好 · 杂 · 文 ·





漫画版

· 新 · 好 · 杂 · 文 ·

我的中国胆

黄一龙 著

主编 / 刘成信 李 君

绘画 / 周喜悦

长 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中国胆/黄一龙著;《杂文选刊》编辑部选编. —长春:长春出版社, 2001. 9

(新好杂文:漫画版)

ISBN 7-80664-196-3

I. 我... II. ①黄...②杂...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52052号

责任编辑:杜菲 封面设计:王国攀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邮编130061 电话8569938)

农安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092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2插页 70千字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定价:10.00元



杂文情缘

(总序)

○刘成信

转瞬之间，我的杂文生涯已有十数年。从读杂文到写杂文，从编辑《杂文选刊》到选编杂文丛书，从对杂文一知半解到对杂文情有独钟，从以杂文为副业到视杂文为事业与生命的一部分，可以说与杂文结下了一份不解之缘。

也许是缘于这份杂文情缘，也许是缘于职业敏感，看到精品杂文总是止不住惊喜，总希望与更多朋友分享这些思想的盛宴。于是这几年来在编《杂文选刊》之余，我与同仁还完成了《中国当代杂文精品文库》、《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2000 中国年度最佳杂文》等杂文丛书的选编工作。《杂文选刊》在全国报刊市场低迷、多数报刊订数年年滑坡的情势下，其增长率年年居高不下；上述几种杂文丛书面世后均供不应求，几度再版，这不仅令我们欣喜，更让我们看到广大读者对杂文



尤其是上乘杂文的阅读期待。

数月前，长春出版社邀约我们再选编一套杂文丛书，希望其有别于已面世的各类杂文书籍，新颖一些、别致一些，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能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我们对十几年来全国各地出版的杂文丛书做了一次比较与回顾，几经论证，最后还是觉得编这套《新好杂文》或可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求。

这套杂文丛书共五卷，黄一龙、王大海、焦国标、刘洪波杂文作品各一卷，第五卷为多人合集。黄一龙、王大海二位先生年事较高，学养丰厚、高瞻远瞩，杂文创作宝刀不老，其杂文视角刁、意蕴浓、底蕴深，文采斐然；焦国标、刘洪波是后起之秀，思维敏捷、见解独到，其杂文锐气十足又老辣深刻。四位作家，两老二少，统为一派，又成互补，外加第五卷海选几十篇题材、风格各异的优秀之作，既可为偏爱几位作家文章的读者省却搜寻之难，又可弥补与优秀杂文擦肩而过的遗珠之憾。杂文与漫画交相辉映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愿您在书中读出深远的文外之意、画外之音。

这套杂文丛书本可以许多新潮、时髦或耸人听闻或朦胧诱人的称谓冠名，然而，我们还是用了《新好杂文》这个反璞归真的名字。从中可以看出这套丛书选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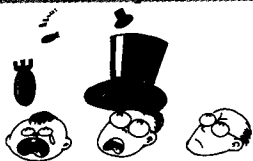
的依据——新且好，即高质量与新鲜感兼具。

感谢本书作者的辛勤劳作，相信这些浸润着心血与真情的文字、图画会引起广大读者的深深思索和青睞。

黄一龙 一个普通的老头,1933年生于北平(北京当时就叫这个名字),不过祖籍却是四川。所以当日本飞机成天在上空示威吓唬我的时候,就随教书的父母逃回老家,依然在日本飞机的炸弹底下辗转巴蜀各地。长大以后不安分,参加学生运动,从此接受中国共产党争自由争民主反独裁反专制的教育,至今念念不忘。解放以后奉调从事青年工作,当过青年团成都市委的宣传部长。就在这个要命的岗位上,被划成右派分子,从此和工农结合20年。以后落脚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当代地方史。杂文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写的。为什么写呢?一是看准形势,准写杂文了;二是其他什么都不会写,只好写它。不过依然写得少。迄今出过三本书:《希望断想录》、《中国人的梦》、《黄一龙阅世美文》,见笑了。



目 录



1/ 杂文情缘(总序)

1 / 感受疼痛(代自序)

3 / 范进这根毛

7 / 假如没有我

11 / 梦里的爱国主义和清醒的爱国主义

15 / 白盔白甲闹革命

19 / 做菜·做诗·治国

23 / 最后的贵族以后的贵族

28 / 领袖们的千古难题

32 / “万岁”情结

37 / 虎丘山庄姓什么

41 / 不可浪费陈希同

46 / 鹿马之辨

50 / 原来如此

53 / 爷卖崽田

57 / 动手综合症

60 / “秘密报告”随想





- 64 / 庐山上的哲学问题
- 69 / 两位学者的遗书
- 75 / 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 80 / 南昌街头铲字歌并序
- 84 / 评注成克杰年谱（大纲）
- 90 / 筷子原理
- 92 / 一个标准
- 94 / 从一而始
- 99 / 从严治啥
- 101 / 出名和出书
- 103 / 对谁逼供
- 105 / 祥瑞
- 107 / 智斗
- 109 / 贪官的资格
- 111 / 手·脚·嘴
- 113 / 知行之间
- 115 / 贪污和腐化
- 117 / 历史的和逻辑的
- 119 / “不明真相”
- 121 / 贪和官
- 123 / 马和夜草
- 125 / 霸文
- 127 / 丑闻的另一面
- 130 / 另一个问题





- 132 / 胡长清的一句话
134 / 天下兴亡代表有责任
138 / 象 征
140 / 成克杰的自我批评
143 / 贪官和冗官
146 / “申报收入”的作用
149 / 析“违心”
151 / “怪”在哪里
154 / 买彩心理
156 / “坝坝戏”效应
158 / “少数”的威力
162 / 反腐防线移往哪里
165 / 捉拿“诈官犯”之余
167 / “三陪小姐”笑什么
169 / 不该省略
171 / 傻认真
175 / 庆祝和总结
177 / 当代笑林
182 / 希望断想录
188 / 我的中国胆



我

的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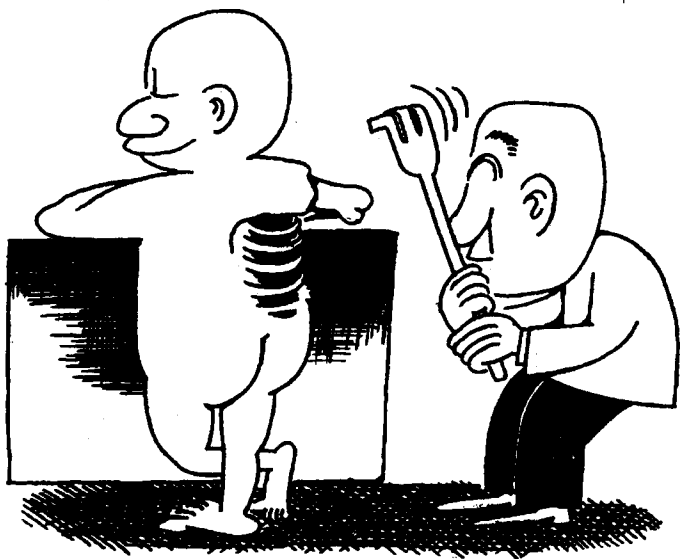
国

胆

感受疼痛

(代自序)

杂文家是社会机体的疼痛神经，
他的职责就是感受疼痛。





杂文家是什么？杂文家是社会机体的疼痛神经，他的职责就是感受疼痛。这项任务极不值得羡慕，可是却极重要。别人踩了你的脚，你就叫一声，赶快把脚拿开。这就是疼痛神经的作用。要是该神经不起作用，摔了跤挨了刀都毫无感觉，此人就极端危险死到临头了。杂文家这根神经感受社会的不公弱者的苦难民族的危机人类的灾难并且总是及时发出痛苦的信号。从这个意义上说杂文是被动的被迫的而绝对不是“玩”出来的甚至不是“创作”出来的。人的神经不创作疼痛而是反映疼痛，社会的也一样。反映疼痛近乎添乱，真不令人高兴，于是就有改变它的“基调”亦即取消这条神经的议论。取消疼痛神经自然使人舒服，可是它的代价却是使整个社会机体舒服地玩完。能不惧乎！

范进这根毛

无怪乎持“皮毛论”的后人对毛总不表尊敬，
尽管毛在皮上一能保温，
二能增加若干斑斓的色彩，
并未白吃该皮的饭。





《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中举，场面精彩极了。范老爷从20岁起考秀才，考到54岁，总算苍天不负有心人，引发了同样是“老童生”出身的周学道的相怜之情，给他一个最高分，取得高考资格，这才考进了“老爷”行列。发榜那天，喜得痰迷心窍，疯了。

如果按照现行标准，即取得大专以上学历者才叫“知识分子”，那么范先生虽然读了一辈子书，但在“进学”以前，只算得个“知识青年”。知识青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是当代的事，而当时的范进们，只要一读书，就只有一颗红心一种准备，不中举人不罢休。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以及“知识青年”，极少不走范先生这条路的。

这就出了一个问题，说知识分子是统治阶级皮上的毛，范进那时的统治阶级无疑是地主阶级，地主阶级遍及全国城乡，他这根毛哪里不可栽，为何偏要栽在中举这张皮上，而且如此如痴如醉，若饥若渴？

环观当时社会，“地主阶级”其实并不那么希罕这根毛。封建社会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小农经济需要多少知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靠天吃饭不违农时纳粮完税算帐收租而已。这和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大不相同。资本主义真是需要知识之毛的，它需要蒸汽机需要汽车飞机电灯电话计算机，需要看不见





摸不着一日万变的市场经济。离不开瓦特牛顿爱因斯坦盖茨以及康德黑格尔凯恩斯汤因比亨廷顿等等这些“毛”的，与其说是资产阶级，毋宁说是资本主义社会这张皮，没有他们它一天也活不下去；不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倒是毛之不附皮将焉活。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也批判精神也“中心地位”也，总跟他的力量和作用分不开。范进们的能力是“读圣贤书”，作用是“代圣贤立言”，一不长粮食，二不长地租，对于地主老财的用处，不过当个账房先生，或者如胡屠户所教“寻一个馆”来教授子弟。这后一种用处，无非是范进的扩大再生产，教出更多的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参加赶考或教馆的行列。知识更加供过于求了。

范进们的真正买主，是皇上及其政府。“圣贤书”对于皇权来说，倒是须臾离不得的宝贝，整个宗法制度就靠它来维持。所以就兴“学而优则仕”，学得再优也只能仕。可惜皇家官僚机构这张皮尽管庞大，容量也究竟有限。千万根毛往它上面挤，自然形成“买方市场”，这就是千古毛儿们苦难的根源。能够在皇皮之上占得一毛之地，已是毕生的最大光荣最大幸福，还独立什么批判什么中心什么自我意识什么！无怪乎持“皮毛论”的后人对毛总不表尊敬，尽管毛在皮上一能保温，二能增加若干斑斓的色彩，并未白吃该皮的饭。现在我



们看着范进可笑，可是范进的影子好像离我们并不遥远。时间已进现代，社会对于知识的需求已经远异于范进时代；“五四”以来的大批中国知识分子虽然立志贡献社会，不当国民党政府的毛，可是那个社会对知识之毛的需求依然有限。所以多人从个人学术成绩来说，贡献不小，而从整体境遇而言，则报应不好：先遭反动政府迫害，后又被革命政府说成是资产阶级身上的毛，连多年参加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于是革面洗心，彻底改造，企图一变而为无产阶级之毛，结果倒还只是政府的毛。当革命政府的毛自然没有什么不光荣，可是即使不说万毛集于一皮的那种十分不利的供求形势，政府也有政府的事情有政府的逻辑，它有充分的理由不断转移“工作重心”不断改变“现行政策”，也有充分的理由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并一次次“落实政策”。但是知识自有知识的逻辑，毛的逻辑和皮的逻辑如果发生分歧，不是毛顺着皮，就是被一把拔掉。这种情形，多次发生，比范进更惨。

不过时代究竟大大不同起来，社会对于知识的需求远远超过范进们对于中举的需要，这就是所谓的“信息时代”了。知识(规范的说法是“科学”)不但是生产力还是第一生产力，不是毛而是皮了，一切上层建筑包括政府包括“体制”都得附在这张皮上，范进们的尴尬生涯该结束了。

假如没有我

这个世界大得很，
除了我这个我以外，
还有无数个“我”。
无数个我用无数种角度和方式看世界，
世界才会如此丰富多彩。

